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六百卷：第506卷至第510卷)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 佛经安置须知

1.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净处。
2.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可辗转流通，赠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
3.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4.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5.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 读诵佛经须知

1.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
2. 不可躺着看经书，以口水沾指翻经页，不可以污手触经。
3.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散心杂话，一边看经书。
4.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书签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业也。

- (一) 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
- (二) 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
- (三) 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

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 起诵仪

##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熟.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三称)

##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 第三分地獄品第十之二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摩訶波羅蜜多。」佛告善現：「汝緣何意作如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摩訶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世尊！以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作大不作小，於受、想、行、識亦不作大不作小，如是乃至於佛無上正等菩提不作大不作小，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亦不作大不作小；於色不作集不作散，於受、想、行、識亦不作集不作散，如是乃至於佛無上正等菩提不作集不作散，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亦不作集不作散；於色不作有量不作無量，於受、想、行、識亦不作有量不作無量，如是乃至於佛無上正等菩提不作有量不作無量，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亦不作有量不作無量；於色不作廣不作狹，於受、想、行、識亦不作廣不作狹，如是乃至於佛無上正等菩提不作廣不作狹，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亦不作廣不作狹；於色不作有力不作無力，於受、想、行、識亦不作有力不作無力，如是乃至於佛無上正等菩提不作有力不作無力，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亦不作有力不作無力。我緣此意故作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摩訶波羅蜜多。」

「世尊！若新學大乘菩薩摩訶薩依止般若乃至布施波羅蜜多，起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不作有量不作無量、不作廣不作狹、不作有力不作無力，如是乃至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不作有量不作無量、不作廣不作狹、不作有力不作無力。』是菩薩摩訶薩由起此想非行般

若波羅蜜多。

「世尊！若新學大乘菩薩摩訶薩，依止般若乃至布施波羅蜜多，起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作大作小、作集作散、作有量作無量、作廣作狹、作有力作無力，如是乃至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作大作小、作集作散、作有量作無量、作廣作狹、作有力作無力。』是菩薩摩訶薩由起此想非行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若新學大乘菩薩摩訶薩不依般若乃至布施波羅蜜多，起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不作有量不作無量、不作廣不作狹、不作有力不作無力，如是乃至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不作有量不作無量、不作廣不作狹、不作有力不作無力。』是菩薩摩訶薩由起此想非行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若新學大乘菩薩摩訶薩不依般若乃至布施波羅蜜多，起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作大作小、作集作散、作有量作無量、作廣作狹、作有力作無力，如是乃至於諸如來、應、正等覺作大作小、作集作散、作有量作無量、作廣作狹、作有力作無力。』是菩薩摩訶薩由起此想非行般若波羅蜜多。

「何以故？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起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若作大小、不作大小，若作集散、不作集散，若作有量無量、不作有量無量，若作廣狹、不作廣狹，若作有力無力、不作有力無力，如是乃至於諸如來、應、正等覺若作大小、不作大小，若作集散、不作集散，若作有量無量、不作有量無量，若作廣狹、不作廣狹，若作有力無力、不作有力無力。』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羅蜜多等流果故。

「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起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乃至於諸如來、應、正等覺，若作大小、不作大小，若作集散、不作集散，若作有量無量、不作有量無量，若作廣狹、不作廣狹，若作有力無力、不作有力無力。』是菩薩摩訶薩名大有所得，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何

以故？非有所得想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故。所以者何？有情無生故、無自性故、無所有故、空故、無相故、無願故、遠離故、寂靜故、不可得故、不可思議故、無壞滅故、無覺知故、力不成就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生廣說乃至力不成就；色乃至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生故、無自性故、無所有故、空故、無相故、無願故、遠離故、寂靜故、不可得故、不可思議故、無壞滅故、無覺知故、力不成就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生廣說乃至力不成就。我緣此意故作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摩訶波羅蜜多。」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信解者，從何處沒來生此間？發趣無上正等菩提為經久如？曾親近供養幾所諸佛？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已經幾時？云何信解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

佛告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信解者，從十方界所事諸佛法會中沒，來生此間。發趣無上正等菩提，已經無量無數無邊百千俱胝那庾多劫。已曾親近供養無量無數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稱量佛薄伽梵。從初發心常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已經無量無數無邊百千俱胝那庾多劫。若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見若聞便作是念：『我今見佛，聞佛所說。』是菩薩摩訶薩以無相、無二、無所得為方便，能正信解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有能聞、能見者不？」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無能聞及能見者。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非所聞、所見法故。善現當知！色無聞無見，諸法鈍故；受、想、行、識亦無聞無見，諸法鈍故；廣說乃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無聞無見，諸法鈍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亦無聞無見，諸法鈍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已於無上正等菩提積行久如，能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於此事中應分別說。善現當知！有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即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修學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有方便善巧故，不謗諸法，不見諸法有增有減，常不遠離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相應正行，常不遠離諸佛菩薩。從一佛國至一佛國，欲以種種上妙供具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菩薩隨意能辦，亦能於彼種諸善根令速圓滿，隨受身處，不墮母腹胞胎中生。心常不與煩惱雜住，亦曾不起二乘之心，常不遠離殊勝神通，遊諸佛國成熟有情、嚴淨佛土，是菩薩摩訶薩能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有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雖曾得見若百、若干，或無量佛，於彼諸佛及弟子所亦多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而有所得為方便故，不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布施波羅蜜多。善現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生輕慢，便從座起捨眾而去。彼既輕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輕慢佛，既捨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捨諸佛。今此眾中亦有彼類，聞我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恭敬捨眾而去。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先世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已曾捨去，由宿習力今聞我說還復捨去。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身、語及心皆不和合，由斯造作增長愚癡、惡慧罪業。彼由造作增長愚癡惡慧罪業，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即便毀謗障礙棄捨，彼既毀謗障礙棄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為毀謗障礙棄捨三世諸佛一切智智。彼由毀謗障礙棄捨三世諸佛一切智智，即便造作增長能感匱正法業。彼由造作增長能感匱正法業，墮大地獄經多百歲，乃至經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受諸楚毒猛利大苦。彼罪重故，於此世界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受諸楚毒猛利大苦。若此世界火劫、水劫、風劫起時，彼匱法業猶未盡故，死已轉生他方世界，與此同類大地獄中，經多百

歲乃至經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受諸楚毒猛利大苦。彼罪重故，於他世界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受諸楚毒猛利大苦。若他世界火劫、水劫、風劫起時，彼匱法業猶未盡故，死已轉生餘方世界與此同類大地獄中，經多百歲乃至經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受諸楚毒猛利大苦。彼罪重故，於餘世界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受諸楚毒猛利大苦，如是展轉遍歷十方諸餘世界大地獄中，受諸楚毒猛利大苦。若彼諸餘十方世界火劫、水劫、風劫起時，彼匱法業猶未盡故，死已還生此堪忍界大地獄中，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受諸楚毒猛利大苦。若此世界火劫、水劫、風劫起時，彼匱法業猶未盡故，死已復生他餘世界，遍歷十方大地獄中，受諸楚毒猛利大苦。

「如是輪迴經無數劫，彼匱法罪業勢稍微，從地獄出墮傍生趣經多百歲乃至經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受傍生身備遭殘害恐迫等苦。罪未盡故，於此世界從一險惡處至一險惡處，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備遭殘害恐迫等苦。若此世界三災壞時，彼匱法業餘勢未盡，死已轉生他方世界與此同類傍生趣中，經多百歲乃至經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備遭殘害恐迫等苦。罪未盡故，於他世界從一險惡處至一險惡處，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備遭殘害恐迫等苦。若他世界三災壞時，彼匱法業餘勢未盡，死已轉生餘方世界與此同類傍生趣中，經多百歲乃至經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備遭殘害恐迫等苦。罪未盡故，於餘世界從一險惡處至一險惡處，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備遭殘害恐迫等苦，如是展轉遍歷十方諸餘世界，受傍生身備遭殘害恐迫等苦。若彼諸餘十方世界三災壞時，彼匱法業餘勢未盡，死已還生此堪忍界傍生趣中，從一險惡處至一險惡處，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備遭殘害恐迫等苦。若此世界三災壞時，彼匱法業餘勢未盡，死已復生他餘世界，遍歷十方傍生趣中廣受眾苦。」

「如是循環經無數劫，彼匱法罪業勢漸薄，免傍生趣墮鬼界中經

多百歲乃至經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備受飢羸焦渴等苦。罪未盡故，於此世界從一餓鬼國至一餓鬼國，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備受飢羸焦渴等苦。若此世界三災壞時，彼匱法業餘勢未盡，死已轉生他方世界與此同類餓鬼趣中，經多百歲乃至經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備受飢羸焦渴等苦。罪未盡故，於他世界從一餓鬼國至一餓鬼國，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備受飢羸焦渴等苦。若他世界三災壞時，彼匱法業餘勢未盡，死已轉生餘方世界與此同類餓鬼趣中，經多百歲乃至經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備受飢羸焦渴等苦。罪未盡故，於餘世界從一餓鬼國至一餓鬼國，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備受飢羸焦渴等苦，如是展轉遍歷十方諸餘世界，於鬼界中備受飢羸焦渴等苦。若彼諸餘十方世界三災壞時，彼匱法業餘勢未盡，死已還生此堪忍界餓鬼趣中，從一餓鬼國至一餓鬼國，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備受飢羸焦渴等苦。若此世界三災壞時，彼匱法業餘勢未盡，死已復生他餘世界，遍歷十方餓鬼趣中廣受眾苦。

「如是周流經無數劫，彼匱法業餘勢將盡，出餓鬼界來生人中，雖得為人而居下賤，謂或生在生盲聾家、或旃荼羅家、或補羯娑家、或屠膾家、或漁獵家、或工匠家、或樂人家、或邪見家、或餘猥雜惡律儀家；或所受身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手、無足、盲瞎、聾瘡、癰疽、疥癩、風狂、癲癇、癃殘、背僂、矬陋、攀躋、諸根缺減、黧黯窮頓、頑嚚無識，諸有所為人皆輕謔，或所生處不聞佛名、法名、僧名、菩薩名、獨覺名，或復生於幽暗世界，恒無晝夜不覩光明，居處險阻穢惡毒刺。所以者何？彼匱法業造作增長極深重故，受如是等不可愛樂圓滿苦果，品類眾多難可具說，若欲具說窮劫不盡。」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彼所造作增長能感匱正法業，與五無間業可說相似不？」

佛告舍利子：「感匱法業最極龐重，不可以比五無間業。謂彼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便拒逆、誹謗、毀訾，言：『如是語非佛所

說，非法、非律、非大師教，我等於此不應信學。』是謗法人自謗般若波羅蜜多亦教他謗；自壞其身，亦令他壞；自飲毒藥，亦令他飲；自失生天解脫樂果，亦令他失；自持其身足地獄火，亦令他足；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教他人令不信解；自沈苦海，亦令他溺。

「舍利子！我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尚不欲令謗正法者聞其名字，況為彼說！舍利子！謗正法者，我尚不聽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其名字，況當眼見！豈許共住！何以故？舍利子！諸有誹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彼名壞正法者，墮黑暗類如穢蠍螺，自汚污他如臭爛糞。若有信用壞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說大苦。舍利子！諸有破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彼類即是地獄、傍生、餓鬼，決定當受極重猛利無邊大苦，是故智者不應毀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來何緣但說如是壞正法者墮大地獄、傍生、鬼界長時受苦，而不說彼形貌身量？」

佛告舍利子：「止！不應說壞正法者當來所受惡趣形量。所以者何？我若具說彼趣形量，彼聞驚怖當吐熱血，便致命終或近死苦，心頓憂惱如中毒箭，身漸枯頹如被截苗，恐彼聞說謗正法者當受如是大醜苦身，徒自驚惶喪失身命，我慇彼故不為汝說。」

舍利子言：「唯願佛說彼惡形量，明誠未來令知謗法當獲大苦不造斯罪。」

佛告舍利子：「我先所說足為明誠！謂未來世善男子等，聞我所說壞正法業造作增長極圓滿者，墮大地獄、傍生、鬼界一趣中長時受苦，足自競持不謗正法。」

時，舍利子即白佛言：「唯然！世尊！唯然！善逝！當來自類善男子等，聞佛先說壞正法業感長時苦足為明誠，寧捨身命終不謗法，勿我未來當受斯苦。」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有聰明善男子等，聞佛所說謗正法人於當來世久受重苦，應善護持身、語、意業，勿於正法誹謗毀壞，墮

三惡趣長劫受苦，於久遠時不見諸佛、不聞正法、不值遇僧，不得生於有佛國土，雖生人趣下賤貧窮、醜陋頑愚、肢體不具，諸有所說人不信受。」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造作增長感匱法業，豈不由習惡語業耶？」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實由慣習惡語業故，造作增長感匱法業，於我正法毘奈耶中，當有愚癡諸出家者，彼雖稱我以為大師，而於我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誹謗毀壞。

「善現當知！若有誹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誹謗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有誹謗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則為誹謗毀三世諸佛一切智智。若有誹謗毀三世諸佛一切智智，則為誹謗佛、法、僧寶。若有誹謗佛、法、僧寶，則當誹謗世間正見。若當誹謗世間正見，則當誹謗布施等六波羅蜜多，廣說乃至一切相智。彼由誹謗諸功德聚，則便攝受無量無數無邊罪業。由彼攝受無量無數無邊罪業，則便攝受一切地獄、傍生、鬼界及人趣中無量無數無邊大苦。」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彼愚癡人幾因緣故，誹謗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由四因緣，何等為四？一者、為諸邪魔所扇惑故。二者、於甚深法不信解故。三者、不勤精進，耽著五蘊，諸惡知識所攝受故。四者、多懷瞋恚，樂行惡法，喜自高舉輕蔑他故。彼愚癡人由具如是四因緣故，誹謗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此當來受諸大苦。」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諸愚癡人不勤精進，為惡知識之所攝受，未種善根具諸惡行，於佛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難信解。」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云何甚深難信難解？」

佛告善現：「色乃至識非縛非脫。何以故？以色乃至識無所有性，為色等自性故。如是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縛非脫。何以故？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無所有性，為一切智等自性故。」

「復次，善現！色乃至識前、後、中際非縛非脫。何以故？以色乃至識前、後、中際無所有性，為色等前、後、中際自性故。如是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前、後、中際非縛非脫。何以故？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前、後、中際無所有性，為一切智等前、後、中際自性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不勤精進、未種善根、具不善根、惡友所攝、懈怠增上、隨魔力行、精進微劣、失念惡慧補特伽羅，於佛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難信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所以者何？善現！色清淨即果清淨，果清淨即色清淨。何以故？是色清淨與果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乃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清淨即果清淨，果清淨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清淨。何以故？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清淨與果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色清淨即般若波羅蜜多清淨，般若波羅蜜多清淨即色清淨。何以故？是色清淨與般若波羅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乃至一切相智清淨即般若波羅蜜多清淨，般若波羅蜜多清淨即一切相智清淨。何以故？是一切相智清淨與般若波羅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色清淨即一切智智清淨，一切智智清淨即色清淨。何以故？是色清淨與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乃至一切相智清淨即一切智智清淨，一切智智清淨即一切相智清淨。何以故？是一切相智清淨與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不二清淨即色清淨，色清淨即不二清淨。何以故？是不二清淨與色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乃至不二清淨即一切相智清淨，一切相智清淨即不二清淨。何以故？是不二清淨與一切相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我乃至見者清淨即色清淨，色清淨即我乃至見者清淨。何以故？是我乃至見者清淨與色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乃至我乃至見者清淨即一切相智清淨，一切相智清淨即我乃至見者清淨。何以故？是我乃至見者清淨與一切相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貪、瞋、癡清淨即色清淨，色清淨即貪、瞋、癡清淨。何以故？是貪、瞋、癡清淨與色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乃至貪、瞋、癡清淨即一切相智清淨，一切相智清淨即貪、瞋、癡清淨。何以故？是貪、瞋、癡清淨與一切相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色清淨故受清淨，受清淨故色清淨。何以故？是色清淨與受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受清淨故想清淨，想清淨故受清淨，展轉乃至道相智清淨故一切相智清淨，一切相智清淨故道相智清淨。何以故？是道相智清淨與一切相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般若波羅蜜多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何以故？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若色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清淨故一切相智清淨，一切相智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何以故？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若一切相智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廣說乃至一切相智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何以故？若一切相智清淨，若色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乃至一切相智清淨故道相智清淨，道相智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何以故？若一切相智清淨，若道相智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一切智智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般若波羅蜜多清淨。何以故？若一切智智清淨，若色清淨，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乃至一切智智清淨故一切相智清淨，一切相智清淨，故般若波羅蜜多清淨。何以故？若一切智智清淨，若一切相智清淨，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廣說乃至一切智智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相智清淨。何以故？若一切智智清淨，若色清淨，若一切相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乃至一切智智清淨故道相智清淨，道相智清淨故一切相智清淨。何以故？若一切智智清淨，若道相智清淨，若一切相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有為清淨故無為清淨，無為清淨故有為清淨。何以故？若有為清淨，若無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復次，善現！過去清淨故未來、現在清淨，未來清淨故過去、現在清淨，現在清淨故過去、未來清淨。何以故？若過去清淨，若未來清淨，若現在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 第三分歎淨品第十一之一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清淨最為甚深。」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何等法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最為甚深？」

佛告舍利子：「色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最為甚深，受、想、行、識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最為甚深，如是乃至一切智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最為甚深，道相智、一切相智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最為甚深。」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清淨甚為明了。」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何等法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甚為明了？」

佛告舍利子：「般若波羅蜜多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甚為明了，乃至布施波羅蜜多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甚為明了。如是乃至一切智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甚為明了，道相智、一切相智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甚

為明了。」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清淨不轉不續。」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何等法畢竟淨故，說是清淨不轉不續？」

佛告舍利子：「色不轉不續畢竟淨故，說是清淨不轉不續，如是乃至一切相智不轉不續畢竟淨故，說是清淨不轉不續。」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清淨本無雜染。」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何等法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本無雜染？」

佛告舍利子：「色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本無雜染，如是乃至一切相智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本無雜染。」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清淨本性光潔。」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何等法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本性光潔？」

佛告舍利子：「色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本性光潔，如是乃至一切相智畢竟淨故，說是清淨本性光潔。」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清淨無得、無現觀。」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何等法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無得、無現觀？」

佛告舍利子：「色本性空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無得、無現觀，如是乃至一切相智本性空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無得、無現觀。」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清淨無生、無出現。」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何等法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無生、無出現？」

佛告舍利子：「色無生、無顯，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無生、無出現，如是乃至一切相智無生、無顯，畢竟淨故，說是清淨無生、無出現。」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清淨不生欲界，不生色界，不生

無色界。」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云何如是清淨不生欲界，不生色界，不生無色界？」

佛告舍利子：「三界自性不可得故，說是清淨不生欲界，不生色界，不生無色界。」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清淨本性無知。」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云何如是清淨本性無知？」

佛告舍利子：「以一切法本性鈍故，如是清淨本性無知。」舍利子言：「何等法本性無知故，說是清淨本性無知？」

佛告舍利子：「色本性無知，自相空故，說是清淨本性無知，如是乃至一切相智本性無知，自相空故，說是清淨本性無知。」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以一切法本性淨故，說是清淨。」

佛言：「如是以一切法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云何一切法本性淨故，說是清淨？」

佛告舍利子：「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本性清淨說是清淨。」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智智無益無損。」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智智無益無損？」

佛告舍利子：「法界常住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智智無益無損。」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本性清淨，於一切法無所攝受。」佛言：「如是以一切法畢竟淨故。」

舍利子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本性清淨，於一切法無所攝受？」

佛告舍利子：「法界湛然無動搖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本性清淨，於一切法無所攝受。」具壽善現亦白佛言：「我清淨故，色、受、想、行、識乃至無忘失法、恒住捨性清淨。」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世尊！何緣而說我清淨故，色、受、想、行、識乃至無忘失法、

恒住捨性清淨是畢竟淨？」

「善現！我無所有故，受、想、行、識乃至無忘失法、恒住捨性亦無所有是畢竟淨。」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我清淨故，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清淨。」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世尊！何緣而說我清淨故，預流果乃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清淨是畢竟淨？」

「善現！我自相空故，預流果乃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自相空是畢竟淨。」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我清淨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世尊！何緣而說我清淨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清淨是畢竟淨？」

「善現！我無相、無得、無念、無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無相、無得、無念、無知是畢竟淨。」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二清淨故，無得、無現觀。」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世尊！何緣而說二清淨故無得、無現觀是畢竟淨？」

「善現！顛倒所起染淨無故，無得、無現觀是畢竟淨。」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我無邊故，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無邊。」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世尊！何緣而說我無邊故，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無邊是畢竟淨？」

「善現！以畢竟空、無際空故是畢竟淨。」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覺，是為般若波羅蜜多。」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世尊！何緣而說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覺，是為般若波羅蜜多即畢竟淨？」

「善現！由此能成道相智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得彼岸，不得此岸，不得中流，是為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世尊！何緣而說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得彼岸，不得此岸，不得中流，是為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畢竟淨？」

「善現！以三世法性平等故。」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 第三分歎淨品第十一之二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無方便善巧，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起般若波羅蜜多想，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所得為方便故，棄捨、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著名、著相，是故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棄捨、遠離。」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著名、著相？」

佛告善現：「彼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取名、取相，取名相已，耽著般若波羅蜜多而生憍慢，不能證得實相般若，是故彼類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棄捨、遠離。」

「復次，善現！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方便善巧，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起般若波羅蜜多想，以無所得為方便故，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取名相、不起耽著、不生憍慢，便能證得實相般若。當知此類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不棄捨亦不遠離。」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甚奇！世尊！善為菩薩摩訶薩眾，於深般若波羅蜜多開示分別著不著相。」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云何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起執著不執著相？」

善現答言：「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無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色謂空，起空想著，於受、想、行、識謂空，起空想著，如是乃至於一切智謂空，起空想著，於道相智、一切相智謂空，起空想著。」

「復次，舍利子！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無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色謂色，起色想著，廣說乃至於一切相智謂一切相智，起一切相智想著；於過去法謂過去法，起過去法想著，於未來法謂未來法，起未來法想著，於現在法謂現在法，起現在法想著。」

「復次，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從初發心於布施波羅蜜多乃至一切相智起行想著。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無方便善巧，以有所得而為方便，起如是等種種想著，名為著相。」

「復次，舍利子！先所問言『云何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著相？』者，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有方便善巧故，於色不起空不空想，於受、想、行、識不起空不空想，廣說乃至於一切智不起空不空想，於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起空不空想；於過去法不起空不空想，於未來、現在法不起空不空想。」

「復次，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有方便善巧故，不作是念：『我能行施，此所行施，如是行施；我能持戒，此所持戒，如是持戒；我能修忍，此所修忍，如是修忍；我能精進，此

是精進，如是精進；我能修定，此所修定，如是修定；我能修慧，此所修慧，如是修慧；我能植福，此所植福，如是植福；我能入菩薩正性離生；我能嚴淨佛土，我能成熟有情；我能證得一切智智。』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有方便善巧故，無如是等一切分別，由通達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故。舍利子！是名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執著相。」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云何知彼所起著相？」

善現答言：「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無方便善巧，有所得為方便，起自心想，起布施想，廣說乃至起一切智智想，起諸佛想，起於佛所種善根想，起以如是所種善根合集稱量，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覺想。憍尸迦！由此應知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所起著想。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著相故，不能修行無著般若波羅蜜多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憍尸迦！非色本性可能迴向，廣說乃至非一切相智本性可能迴向故。」

「復次，憍尸迦！若菩薩摩訶薩欲於無上正等菩提，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他有情者，應觀諸法平等實性，隨此作意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他諸有情，謂作是言：『善男子等行布施時，不應分別我能行施，廣說乃至行一切相智時，不應分別我能行一切相智，修佛無上正等菩提時，不應分別我能修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欲於無上正等菩提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他有情者，應作如是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他諸有情。若能如是，於自無損亦不損他，如諸如來所應許可示現勸導讚勵慶喜諸有情故。憍尸迦！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能如是示現勸導讚勵慶喜趣菩薩乘諸有情者，便能遠離一切執著。」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善能為諸菩薩說執著相，復有此餘微細執著當為汝說，汝應諦聽極善思惟。」善現白言：

「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告善現：「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欲趣無上正等菩提，若於如來、應、正等覺取相憶念，皆是執著；若於三世諸佛世尊從初發心乃至法住所有善根取相憶念，隨喜迴向無上菩提，皆是執著；若於如來諸弟子等所修善法取相憶念，隨喜迴向無上菩提，皆是執著。所以者何？於諸如來及弟子等功德善根，不應取相憶念分別，諸取相者皆虛妄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佛言：「如是！以一切法本性離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皆應禮敬。」

佛言：「如是！功德多故，然此般若波羅蜜多無造、無作、無能證者。」

善現復言：「一切法性不可證覺。」

佛言：「如是！以一切法一性非二。善現當知！諸法一性即是無性，諸法無性即是一性。如是諸法一性無性是本實性，此本實性無造無作。若菩薩摩訶薩能如實知一性無性無造無作，即能遠離一切執著。」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難可覺了。」

佛言：「如是！以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能見聞覺知者故。」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可思議。」

佛言：「如是！以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以心取，離心相故；不可以色取，離色相故；廣說乃至不可以一切相智取，離一切相智相故；不可以一切法取，離一切法相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造作。」

佛言：「如是！以諸作者不可得故。善現當知！色不可得故作者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故作者不可得，廣說乃至一切相智不可得故作者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故作者不可得，由諸作者及色等法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造無作。」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云何菩薩摩訶薩應行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不行於色，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受、想、行、識，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廣說乃至不行一切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不行色若常若無常、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若不淨、若遠離若不遠離、若寂靜若不寂靜，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廣說乃至不行一切相智若常若無常、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若不淨、若遠離若不遠離、若寂靜若不寂靜，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以色乃至一切相智尚無所有，況有常無常乃至寂靜不寂靜！」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不行色圓滿，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色不圓滿，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廣說乃至不行一切相智圓滿，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一切相智不圓滿，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若色圓滿及不圓滿，俱不名色亦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廣說乃至若一切相智圓滿及不圓滿，俱不名一切相智亦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奇！如來、應、正等覺！善為菩薩宣說種種著不著相。」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善為菩薩宣說種種著不著相，令學般若波羅蜜多速至究竟。」

「復次，善現！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不行色著不著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受、想、行、識著不著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廣說乃至若不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著不著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著不著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即白佛言：「甚奇！世尊！甚深法性極為希有，若說不說俱無增減。」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甚深法性極為希有，若說不說俱無增減。譬如虛空，假使諸佛盡其壽量或讚或毀，而彼虛空無增無減，甚

深法性亦復如是，若說不說俱無增減。又如幻士，於讚毀時無喜無憂不增不減，甚深法性亦復如是，若說不說如本無異。」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甚為難事。謂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不修、無增無減、無憂無喜、無向無背，而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無上正等菩提常無退轉。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修虛空都無所有。如虛空中，無色可了，亦無受、想、行、識可了，廣說乃至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了，亦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了，所修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謂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中，無色可得，廣說乃至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此中雖無諸法可得，而諸菩薩能勤精進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乃至無上正等菩提常無退轉，是故，我說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甚為難事。」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能被如是大功德鎧，我等有情皆應敬禮。世尊！若菩薩摩訶薩為諸有情成熟解脫被功德鎧勤精進者，如為虛空成熟解脫被功德鎧發勤精進；若菩薩摩訶薩為一切法被功德鎧勤精進者，如為虛空被功德鎧發勤精進；若菩薩摩訶薩為拔有情出生死苦被功德鎧勤精進者，如為舉空置高勝處被功德鎧發勤精進。世尊！諸菩薩摩訶薩得大精進波羅蜜多，為如虛空諸有情類獲大利樂，發趣無上正等菩提。世尊！諸菩薩摩訶薩得不可思議無等神力，為如虛空諸法性海被功德鎧，發趣無上正等菩提。世尊！諸菩薩摩訶薩最極勇健，為如虛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被功德鎧發勤精進。

「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為如虛空諸有情類，勤修苦行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甚為希有！所以者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如來、應、正等覺如竹、麻、葦、甘蔗等林，住世一劫或一劫餘，為諸有情常說正法，各度無量無數有情，令入涅槃究竟安樂，而有情界不增不減。所以者何？以諸有情皆無所有、性遠離故。世尊！假使十方一切世界滿

中如來、應、正等覺如竹、麻、葦、甘蔗等林，住世一劫或一劫餘，為諸有情常說正法，各度無量無數有情，令入涅槃究竟安樂，而有情界不增不減。所以者何？以諸有情皆無所有、性遠離故。世尊！由此因緣，我作是說諸菩薩摩訶薩為如虛空諸有情類，勤修苦行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甚為希有！」

爾時，眾中有一苾芻竊作是念：「我應敬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中雖無諸法生滅，而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施設可得，亦有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施設可得，亦有佛寶、法寶、僧寶、轉妙法輪度有情眾施設可得。」

佛知其念，便告彼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微妙難測，其中雖無諸法可得而亦非無。」時，天帝釋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多，當如何學？」

善現答言：「當如虛空精勤修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我當云何為作守護？」

具壽善現告帝釋言：「汝見有法可守護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我不見法是可守護。」

善現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佛所說住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為守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住深般若波羅蜜多常不遠離，當知一切人非人等伺求其便欲為損害終不能得。」

「憍尸迦！若欲守護住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不異有人發勤精進守護虛空；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唐設劬勞都無所益。」

「憍尸迦！於意云何？有能守護幻、夢、響、像、光影、陽焰及尋香城、變化事不？」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言：「憍尸迦！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亦復如是，唐設劬勞都無所益。」

「憍尸迦！於意云何？有能守護如來及佛所化事不？」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言：「憍尸迦！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亦復如是，唐設劬勞都無所益。」

「憍尸迦！於意云何？有能守護真如、法界廣說乃至虛空界、不思議界不？」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言：「憍尸迦！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亦復如是，唐設劬勞都無所益。」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雖達諸法如幻、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尋香城、如變化事，而是菩薩摩訶薩不執是幻廣說乃至是變化事，不執由幻廣說乃至由變化事，不執屬幻廣說乃至屬變化事，不執依幻廣說乃至依變化事？」

善現答言：「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執是色廣說乃至一切相智，不執由色廣說乃至一切相智，不執屬色廣說乃至一切相智，不執依色廣說乃至一切相智。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雖達諸法如幻乃至如變化事，而能不執是幻乃至是變化事，亦復不執由幻乃至由變化事，亦復不執屬幻乃至屬變化事，亦復不執依幻乃至依變化事，乃至不執是相、由相、屬相、依相。」

爾時，世尊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四大王眾天乃至色究竟天，皆持天上栴檀香末遙散世尊，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時，諸天等佛神力故，於十方面各見千佛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義、品、名字皆同於此；請說般若波羅蜜多苾芻眾首皆名善現，問難般若波羅蜜多諸天眾首皆名帝釋。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亦於此處

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賢劫中當來諸佛，亦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具壽善現即白佛言：「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當以何法諸行、相、狀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當以色、受、想、行、識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非遠離非不遠離、非寂靜非不寂靜、非縛非脫、非有非空、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廣說乃至當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非遠離非不遠離、非寂靜非不寂靜、非縛非脫、非有非空、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慈氏菩薩當得無上正等覺時，證何等法？說何等法？」

佛告善現：「慈氏菩薩當得無上正等覺時，證色畢竟淨，說色畢竟淨，廣說乃至證一切相智畢竟淨，說一切相智畢竟淨。」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清淨？」

佛告善現：「色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廣說乃至一切相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云何色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廣說乃至云何一切相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佛告善現：「色無生無滅、無染無淨故清淨，色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廣說乃至一切相智無生無滅、無染無淨故清淨，一切相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復次，善現！虛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云何虛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佛告善現：「虛空無生無滅、無染無淨故清淨，虛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復次，善現！色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廣說乃至一

切相智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世尊！云何色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廣說乃至一切相智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善現！色不可取故無染污，色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廣說乃至一切相智不可取故無染污，一切相智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復次，善現！虛空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世尊！云何虛空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善現！虛空不可取故無染污，虛空無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復次，善現！虛空唯假說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世尊！云何虛空唯假說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善現！如因虛空二響聲現唯有假說，唯假說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復次，善現！虛空不可說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世尊！云何虛空不可說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善現！虛空無可說事故不可說，不可說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復次，善現！虛空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世尊！云何虛空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善現！虛空無可得事故不可得，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復次，善現！一切法無生無滅、無染無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世尊！云何一切法無生無滅、無染無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善現！以一切法畢竟淨故無生無滅、無染無淨，無生滅染淨故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清淨。」第三分讚德品第十二

爾時，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諸根無病、支體具足、身不衰耄亦不橫死，常為無量百千天神恭敬圍遶隨守護。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於黑白月各第八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讀誦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時，四大王眾天乃至色究竟天，皆來集會此法師所，聽受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義，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便獲無量無數無邊不可思議希有功德。」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寶藏。由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藏故，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解脫地獄、傍生、鬼趣及人、天中貧病等苦，亦能施與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剎帝利大族乃至居士大族富貴安樂，亦能施與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四大王眾天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富貴安樂，亦能施與無量無數無邊有情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無上菩提自在安樂。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藏中，廣說開示十善業道、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如是乃至一切相智，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於中修學，得生剎帝利大族乃至居士大族，或生四大王眾天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或得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或入菩薩正性離生修諸菩薩摩訶薩地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名大寶藏，世出世間功德珍寶無不依此而出現故。

「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藏中，不說少法有生有滅、有染有淨、有取有捨。所以者何？此中無法可生可滅、可染可淨、可取可捨。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藏中，不說有法是善是非善、是有漏是無漏、是有罪是無罪、是雜染是清淨、是世間是出世間、是有為是無為。由此因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名無所得大法寶藏。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藏中，不說少法是能染污及能清淨。

何以故？此中無法可染淨故。由此因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名無染淨大法寶藏。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無如是想、如是分別、如是有得、如是戲論：『我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如實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親近承事諸佛，從一佛土趣一佛土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世尊，遊諸佛國善取其相，成熟有情、嚴淨佛土，修諸菩薩摩訶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向不背、不引不遣、不取不捨、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不超欲界、不住欲界，不超色界、不住色界，不超無色界、不住無色界；於布施波羅蜜多不與不捨，廣說乃至於一切相智不與不捨；於預流果不與不捨，廣說乃至於佛無上正等菩提不與不捨；不與諸聖法，不捨異生法，不與諸佛法，不捨二乘法，不與無為界，不捨有為界。所以者何？如來出世、若不出世，如是諸法常無變易安住法界。一切如來現覺、現觀，既自現覺、自現觀已，為諸有情宣說、開示、分別、顯了，令同悟入離諸妄想分別顛倒。」

爾時，無量百千天子，住虛空中歡喜踊躍，各持天上嗢鉢羅花，鉢特摩花、拘某陀花、奔荼利華、微妙音華及諸香末而散佛上，互相慶慰同聲唱言：

「我等今者於瞻部洲見佛第二轉妙法輪。」此中無量百千天子，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皆同證得無生法忍。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如是法輪非第一轉亦非第二。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為轉故、不為還故出現世間，但以無性自性空故。」

具壽善現白言：「世尊！以何無性自性空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為轉故、不為還故出現世間？」

佛告善現：「以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布施波羅蜜多甚深般若乃至

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故，廣說乃至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故；以預流果預流果自性空故，廣說乃至以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故。善現當知！以如是等諸法無性自性空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為轉故、不為還故出現世間。」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波羅蜜多，達一切法自性空故。雖達諸法自性皆空，而諸菩薩摩訶薩，依此般若波羅蜜多，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雖證菩提而無所證，證不證法不可得故；雖轉法輪而無所轉，轉法還法不可得故；雖度有情而無所度，見不見法不可得故。世尊！於此大般若波羅蜜多中，轉法輪事都不可得，以一切法永不生故，能轉所轉不可得故。所以者何？非空、無相、無願法中可有能轉及能還法？轉、還性法不可得故。

「世尊！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如是宣說、開示、分別、顯了令易悟入，是名善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中都無說者、受者、所說、受法，既無說者、受者及法，諸能證者亦不可得，無證者故亦無有能得涅槃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善說法中亦無福田，施、受、施物皆性空故，福田無故福性亦空。表示名言皆不可得，是故名大波羅蜜多。」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如太虛空無邊際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平等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一切法性平等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遠離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畢竟空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難屈伏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一切法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足跡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一切法無名體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虛空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入息、出息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可說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此中無尋亦無伺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名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受、想、行等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轉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一切法無去來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可引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一切法不可取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盡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一切法畢竟盡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生滅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一切法無滅生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作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諸作者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知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諸知者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移動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死生者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調伏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一切法可調伏性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如夢、如響、如像、如幻、如光影、如陽焰、如尋香城、如變化事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一切法如夢所見，廣說乃至如變化事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染淨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染淨因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塗染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彼所依法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戲論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諸戲論事永滅除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慢執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破壞一切慢執事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動轉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住法界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離染著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覺一切法非虛妄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等起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於一切法無分別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寂靜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於諸法相無所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貪、瞋、癡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除滅一切三毒事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煩惱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離分別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離有情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達諸有情無所有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斷壞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此能等起一切法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二邊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離二邊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雜壞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以一切法不雜壞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取著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超過聲聞、獨覺地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分別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一切分別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分量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諸法分限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如虛空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於一切法無滯礙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無常、苦、無我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於一切法滅壞逼遣無執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空、無相、無願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達一切法都無所有，遠離諸相不可願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知所空法不可得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知身、受、心、法皆不可得，廣說乃至超諸聲聞、獨覺法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如來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能如實說一切法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自然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於一切法自在轉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正等覺波羅蜜多。」

「如是！善現！於一切法能正等覺一切相故。」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 第三分陀羅尼品第十三之一

時，天帝釋竊作是念：「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門名字，當知過去已曾親近無量如來、應、正等覺，發弘誓願、種諸善根，多善知識之所攝受，況能書寫、受持、讀誦、如理思惟、為他演說，或能隨力如教修行！當知是人已於過去無量佛所親近承事、供養恭敬、植眾德本，曾聞般若波羅蜜多，聞已受持、思惟、讀誦、為他演說、如教修行，或於此經能問能答，由先福力今辦是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養無量如來、應、正等覺，功德純淨，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聞已信樂如說修行，當知是人曾於過去無量百千俱胝佛所發弘誓願，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故，於今生能成是事。」

時，舍利子亦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其心不驚不恐不怖，聞已書寫、受持、讀誦、如理思惟、為他演說、廣令流布、如教修行，當知是人如不退位諸大菩薩。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極難信解，若於先世不久修行布施等六波羅蜜多，豈慚得聞即能信解！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毀訾誹謗，當知是人先世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曾毀謗。何以故？如是愚人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由宿習力不信不樂，心不清淨。所以者何？如是愚人於過去世，未曾親近諸佛菩薩及餘賢聖，未曾請問：云何應行布施等六波羅蜜多？廣說乃至云何應學十八佛不共法？故今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訾誹謗不信不樂，心不清淨。」

爾時，天帝釋謂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極難信

解，諸有未久信樂修行布施等六波羅蜜多，廣說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及餘無量無邊佛法，聞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不能信解或生毀謗，未為希有。大德！我今敬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若敬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為敬禮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敬禮般若波羅蜜多，即為敬禮一切智智。何以故？憍尸迦！諸佛所得一切智智及餘無量無邊功德，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成辦故。憍尸迦！若菩薩摩訶薩欲住如來一切智智，當住般若波羅蜜多；欲起諸佛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當學般若波羅蜜多；欲斷煩惱習氣相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當學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當學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若菩薩摩訶薩欲善安立聲聞種性補特伽羅住聲聞乘、獨覺種性補特伽羅住獨覺乘、菩薩種性補特伽羅住無上乘，當學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若菩薩摩訶薩欲伏眾魔摧諸外道黑暗朋黨，當學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若菩薩摩訶薩欲總攝受諸苾芻眾令善調伏，當學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天帝釋白佛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云何住色？云何住受、想、行、識？云何習色？云何習受、想、行、識？廣說乃至云何住十八佛不共法？云何習十八佛不共法？」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善哉！善哉！汝於今者承佛神力，能問如來如是深義。汝應諦聽！當為汝說。

「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於色不住不習，是為住習色；若於受、想、行、識不住不習，是為住習受、想、行、識；廣說乃至若於十八佛不共法不住不習，是為住習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色不得可住可習，於受、想、行、識不得可住可習，廣說乃至於十八佛不共法不得可住可習故。

「復次，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於色非住非不住、非習非不習，是為住習色；若於受、想、行、識非住非不住、非習非不習，是為住習受、想、行、識；廣說乃至若於十八佛不共法非住非不住、非習非不習，是為住習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憍尸迦！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觀色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前、後、中際不可得故。」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

佛言：「如是！色真如甚深故，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甚深故，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

「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難可測量。」

佛言：「如是！色真如難測量故，般若波羅蜜多難可測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難測量故，般若波羅蜜多難可測量。」

「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無量。」

佛言：「如是！色真如無量故，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無量故，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量。」

「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行色甚深性，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乃至若行十八佛不共法甚深性，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色甚深性即非色，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甚深性即非十八佛不共法故。」

「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行色難測量性，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乃至若行十八佛不共法難測量性，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色難測量性即非色，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難測量性即非十八佛不共法故。」

「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行色無量性，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乃至若行十八佛不共法無量性，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色無量性即非色，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無量性即非十八佛不共法故。」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既最甚深，難測無量則難信解，不應輒在新學大乘菩薩前說。所以者何？勿彼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驚惶、恐怖、疑惑，或生毀謗不能信解。但應在彼不退轉位菩薩前說。所以者何？彼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惶、恐怖、疑惑，不生毀謗深心信解。」

爾時，天帝釋問舍利子言：「若有輒在新學大乘菩薩前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何等過？」

舍利子言：「若有輒在新學大乘菩薩前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聞驚惶、恐怖、疑惑，不能信解或生毀謗，由斯造作增長能感墮惡趣業，沒三惡趣久受大苦，難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不應在彼前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復問具壽舍利子言：「頗有菩薩未受無上大菩提記，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惶、恐怖、疑惑，不生毀謗深信解不？」

舍利子言：「有！憍尸迦！是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受大菩提記。憍尸迦！若菩薩摩訶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惶、恐怖、疑惑，不生毀謗深心信解，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已受無上大菩提記。設未受者，不過一佛或二佛所，定當得受大菩提記。」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久學大乘，久發大願，久行六種波羅蜜多及餘無量無邊佛法，供養多佛，事多善友，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惶、恐怖、疑惑，深心信解、受持、讀誦、如理思惟、為他演說，或復書寫、如說修行。」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我今樂說少分譬喻，唯願世尊哀愍聽許！」佛告舍利子：「隨汝意說。」

舍利子言：「如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夢中修行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波羅蜜多，乃至安坐妙菩提座，當知是人尚近無上正等菩提，況有菩薩為求無上正等菩提，覺時修行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波羅蜜多，而不疾證所求無上正等菩

提！世尊！是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坐妙菩提座，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當知是人久學大乘善根成熟，多供養佛，事多善友，殖眾德本，能成是事。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信解、受持、讀誦、修習、為他演說、如理思惟，當知是人或已得授大菩提記，或近當授大菩提記。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如住不退位菩薩摩訶薩，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由此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深信解、受持、讀誦、如理思惟、依教修行、為他演說。

「世尊！譬如有人遊涉曠野，經過嶮道百踰繕那，或二、或三、或四、五百，見諸城邑王都前相，謂放牧人園林田等。見諸相已，便作是念：『城邑王都去此非遠。』作是念已身意泰然，不畏惡獸、惡賊、飢渴。世尊！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如理思惟、深生信解，應知不久當得授記或已受得，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無墮聲聞、獨覺地畏。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已得見聞、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之前相故。」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汝承佛力當復說之。」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譬如有人欲觀大海，漸次往趣經歷多時不見山林，便作是念：『今覩此相大海非遠。所以者何？近大海岸地必漸下無諸山林。』彼人爾時雖未見海，而見近相歡喜踊躍：『我速定當得見大海，滿本所願豈不快哉！』世尊！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如理思惟、深生信解，是菩薩摩訶薩雖未得佛現前授記：『汝於來世經爾所劫，當得無上正等菩提。』而應自知授記非遠。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已得見聞、恭

敬供養、受持、讀誦、如理思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春時花果樹等，故葉已墮枝條滋潤，眾人見之咸作是念：『新花果葉當出非久。所以者何？此諸樹等新花果葉先相現故。』贍部洲人男女大小，覩此相已歡喜踊躍，皆作是念：『我等不久當得見此花果茂盛。』世尊！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如理思惟、深生信解，當知宿世善根成熟，多供養佛，事多善友，不久當授大菩提記。世尊！是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我先定有勝善根力，能引無上正等菩提故，今見聞、供養恭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深生信解、如理思惟、隨力修習。』世尊！今此會中有諸天子見過去佛說此法者，歡喜踊躍咸共議言：『昔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便得授記，今諸菩薩既聞般若波羅蜜多，不久定當授菩提記。』

「世尊！譬如女人懷孕漸久，其身轉重動止不安，飲食睡眠悉皆減少，不憇多語厭常所作，受苦痛故眾事頓息。有異母人見是相已，即知此女不久產生。世尊！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宿殖善根，多供養佛，久事善友，善根熟故，今聞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如理思惟、深生信解、隨力修學。世尊！是菩薩摩訶薩由此因緣，當知不久得受無上大菩提記。」

爾時，佛讚舍利子言：「善哉！善哉！汝能善說菩薩譬喻，當知皆是佛威神力，令汝引發如是辯才。」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奇！如來、應、正等覺善能付囑諸菩薩摩訶薩，善能攝受諸菩薩摩訶薩。」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求趣無上正等菩提，為多有情得利樂故，憐愍饒益諸天人故。是諸菩薩摩訶薩眾精勤修學菩薩道時，為欲饒益無量百千諸有情故，以四攝事而攝受之：一者、布施。二者、愛語。三者、利行。四者、同事。是菩薩摩訶薩自正安住十善業道，亦安立他令勤修學十善業道；自行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亦勸他行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

自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亦勸他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依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教有情證預流果乃至證得獨覺菩提，而自不證。是菩薩摩訶薩自動精進修菩薩行，亦勸他修諸菩薩行；自住菩薩不退轉地，亦勸他住不退轉地；自動精進嚴淨佛土、成熟有情，亦復勸他嚴淨佛土、成熟有情；自動發起菩薩神通，亦勸他起菩薩神通；自動嚴淨陀羅尼門、三摩地門，亦復勸他令勤嚴淨陀羅尼門、三摩地門；自能證得圓滿辯才，亦令他得圓滿辯才；自能攝受圓滿色身具諸相好，亦復勸他令能攝受圓滿色身具諸相好；自能攝受圓滿童真行，亦勸他攝受圓滿童真行；自修行四念住廣說乃至一切相智，亦復勸他修行四念住廣說乃至一切相智；自斷煩惱習氣相續，亦復勸他斷諸煩惱習氣相續；自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亦復勸他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善逝！諸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大功德聚，為欲利樂一切有情，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求證無上正等菩提，欲盡未來度有情眾。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色若增若減，不見受、想、行、識若增若減，廣說乃至不見一切智若增若減，不見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增若減，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是法、是非法，不見是過去、是未來、是現在，不見是善、是不善、是無記，不見是有為、是無為，不見是欲界、是色界、是無色界，不見是布施波羅蜜多乃至是般若波羅蜜多，廣說乃至不見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薩摩訶薩行

深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性相故，無作用故，不可轉故，虛妄、誑詐、性不堅實、不自在故，無覺受故，離

我乃至離見者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來所說不可思議。」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來所說不可思議。善現當知！色不可思議故，如來所說不可思議，受、想、行、識不可思議故，如來所說不可思議；廣說乃至一切智不可思議故，如來所說不可思議，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思議故，如來所說不可思議。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雖如實知色不可思議而不起不可思議想，廣說乃至雖如實知一切相智不可思議而不起不可思議想，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色乃至一切相智不起若可思議若不可思議想，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誰能信解？」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久修六種波羅蜜多、久殖善根、多供養佛、事多善友，是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具壽善現復白佛言：「齊何應知是菩薩摩訶薩久修六種波羅蜜多，久殖善根，多供養佛，事多善友？」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色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於受、想、行、識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於色相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於受、想、行、識相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於色性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於受、想、行、識性不起分別、無異分別。廣說乃至於一切智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於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於一切智相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於道相智、一切相智相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於一切智性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於道相智、一切相智性不起分別、無異分別。所以者何？以色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思議故。善現！齊此應知是菩薩摩訶薩久修六種波羅蜜多，久植善根，多供養佛，事多善友。」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

佛言：「如是！色甚深故，般若波羅蜜多甚深，受、想、行、識甚深故，般若波羅蜜多甚深；廣說乃至一切智甚深故，般若波羅蜜多甚深，道相智、一切相智甚深故，般若波羅蜜多甚深。」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寶聚。」

佛言：「如是！能與有情功德寶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大珍寶聚，能與有情十善業道、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寶，能與有情布施等六波羅蜜多，廣說乃至一切相智寶，能與有情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寶，能與有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轉法輪寶，是故般若波羅蜜多名大寶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清淨聚。」

佛言：「如是！是一切法清淨聚故。善現當知！色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清淨聚，廣說乃至一切相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清淨聚。」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善逝！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以最甚深多諸留難，而今廣說留難不生。」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多諸留難，佛神力故，今雖廣說留難不生。是故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若欲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應疾書寫乃至演說。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多諸留難，勿令書寫乃至演說留難事起不得究竟。」

「善現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欲一月，或二、或三乃至一歲，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究竟者，應勤精進繫念書寫，經爾所時令得究竟；若欲一月，或二、或三乃至一歲，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能究竟者，應勤精進繫念受持乃至演說，經爾所時令得究竟。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神珠多留難故。」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善逝！甚深般若波

羅蜜多大寶神珠多諸留難，而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說者，惡魔於彼不作留難，令不書寫乃至演說。」

佛告善現：「惡魔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欲留難令不書寫乃至演說，而彼無力可能留難，令彼菩薩所作不成。」時，舍利子即白佛言：「是誰神力令彼惡魔不能留難彼諸菩薩書寫等事？」

佛告舍利子：「是佛神力令彼惡魔不能留難彼諸菩薩書寫等事。又，舍利子！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諸佛神力，令彼惡魔不能留難彼諸菩薩書寫等事。又，舍利子！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共護念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故，令彼惡魔不能留難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令不書寫乃至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諸佛世尊皆共護念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眾所作善業，令彼惡魔不能留難。」

「又，舍利子！若諸菩薩能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法爾應為十方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現說法者之所護念。若蒙諸佛所護念者，法爾惡魔不能留難。又，舍利子！若有淨信善男子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應作是念：『我今書寫乃至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現說法者神力護念。』」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皆是十方諸佛神力慈悲護念，令彼所作殊勝善業諸惡魔軍不能留難。」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當知皆是諸佛世尊神力護念。」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十方世界一切如來現說法者皆共識知，由此因緣歡喜護念。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恒為十

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現說法者佛眼觀見，由此因緣慈悲護念，所作善事無不皆成。」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恒為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現說法者佛眼觀見、識知、護念，令諸惡魔不能嬈惱，所作善業皆疾成辦。又，舍利子！住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當知已近一切智智，諸惡魔怨不能留難。」

「又，舍利子！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書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受持、讀誦，當知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生信解，能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為如來佛眼觀見、識知、護念，由此因緣定當獲得大財、大利、大果、大報。

「又，舍利子！住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書寫、受持、讀誦、供養恭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善根乃至獲得不退轉地，常不遠離諸佛菩薩，恒聞正法不墮惡趣，生天人中安隱快樂。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善根乃至無上正等菩提，常不遠離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廣說乃至一切相智及餘無量無邊佛法，由此速證無上菩提。由此因緣，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應勤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恭敬供養無得暫捨。」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佛涅槃後何方興盛？」

佛告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我涅槃後至東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安住大乘諸苾芻、苾芻尼、鄖波索迦、鄖波斯迦，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由此善根不墮惡趣，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貴受樂。由斯勢力增益六種波羅蜜多令速圓滿，因此復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世尊，後隨所應依三乘法，漸次修習而趣出離。

「又，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我涅槃後從東南方轉至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安住大乘諸苾芻、苾芻尼、鄖波索迦、鄖波斯迦，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善根不墮惡趣，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貴受樂。由斯勢力增益六種波羅蜜多令速圓滿，因此復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世尊，後隨所應依三乘法，漸次修習而趣出離。

「又，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我涅槃後復從南方至西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安住大乘諸苾芻、苾芻尼、鄖波索迦、鄖波斯迦，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善根不墮惡趣，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貴受樂。由斯勢力增益六種波羅蜜多令速圓滿，因此復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世尊，後隨所應依三乘法，漸次修習而趣出離。

「又，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我涅槃後從西南方至西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安住大乘諸苾芻、苾芻尼、鄖波索迦、鄖波斯迦，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善根不墮惡趣，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貴受樂。由斯勢力增益六種波羅蜜多令速圓滿，因此復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世尊，後隨所應依三乘法，漸次修習而趣出離。

「又，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我涅槃後從西北方轉至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安住大乘諸苾芻、苾芻尼、鄖波索迦、鄖波斯迦，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

修習、思惟、演說，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善根不墮惡趣，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貴受樂。由斯勢力增益六種波羅蜜多令速圓滿，因此復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世尊，後隨所應依三乘法，漸次修習而趣出離。

「又，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我涅槃後復從北方至東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安住大乘諸苾芻、苾芻尼、鄖波索迦、鄖波斯迦，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善根不墮惡趣，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貴受樂。由斯勢力增益六種波羅蜜多令速圓滿，因此復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世尊，後隨所應依三乘法，漸次修習而趣出離。

「又，舍利子！我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東北方大作佛事。何以故？舍利子！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尊重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共所護念。舍利子！非佛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有滅沒相，諸佛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舍利子！彼東北方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我常護念令無損惱。

「舍利子！彼東北方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書寫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我定說彼由此善根不墮惡趣，生天人中常受富樂。由斯勢力增益六種波羅蜜多令速圓滿，因此復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世尊，後隨所應依三乘法漸次修學得般涅槃。何以故？舍利子！我以佛眼觀見、證知、稱譽、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亦以佛眼觀見、證知、稱譽、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佛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於東北方廣流布耶？」

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於東北方當應流布。又，舍利子！我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彼東北方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當知彼類久發無上正等覺心，久修菩薩摩訶薩行，多供養佛，事多善友，久多修習身戒心慧，所種善根皆已成熟。由斯福力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復能書寫、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八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 第三分陀羅尼品第十三之二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佛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法欲滅時，於東北方當有幾許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復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

佛告舍利子：「我涅槃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法欲滅時，於東北方雖有無量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而少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復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

「又，舍利子！彼住大乘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深生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為希有！何以故？舍利子！彼住大乘善男子等，已曾親近供養恭敬、尊

重讚歎無量如來及諸菩薩，請問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

「又，舍利子！彼住大乘善男子等，不久定當圓滿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乃至不久定當圓滿一切相智及餘無量無邊佛法。

「又，舍利子！彼住大乘善男子等一切如來所護念故，無量善友所攝受故，殊勝善根所任持故，為欲饒益多眾生故，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舍利子！我常為彼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說一切智相應之法，過去如來亦常為彼說一切智相應之法。由此因緣，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後生復能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亦能為他如應說法，令趣無上正等菩提。

「又，舍利子！彼住大乘善男子等身心安定，諸惡魔王及彼眷屬尚不能壞求趣無上正等覺心，何況其餘樂行惡者毀謗般若波羅蜜多能阻其心，令不精進求趣無上正等菩提！

「又，舍利子！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聞我說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得廣大妙法喜樂，亦能安立無量有情於勝善法，令趣無上正等菩提。

「又，舍利子！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今於我前發弘誓願：『我當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我於彼願深生隨喜。何以故？舍利子！我觀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所發弘願心語相應，彼於當來定能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亦於過去無量佛前發弘誓願：『我當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過去如來、應、正等覺亦於彼願深生隨喜。何以故？舍利子！過去諸佛亦觀如是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所發弘願心語相應，彼於當來定能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

「又，舍利子！此住大乘善男子等信解廣大，能依妙色、聲、香、味、觸修廣大施，修此施已復能種植廣大善根，因此善根復能攝受廣大果報，攝受如是廣大果報，唯為饒益一切有情，於諸有情能捨一切內外所有，迴向如是所種善根，願生他方諸佛國土現有如來、應、正等覺，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處。彼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已，復能安立彼佛土中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諸菩薩摩訶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善逝！佛於過去未來現在所有諸法無不證知，於一切法真如、法界廣說乃至不思議界無不證知，於諸法教義趣差別無不證知，於諸有情心行差別無不證知，於過去佛、菩薩、聲聞及佛土等無不證知，於未來佛、菩薩、聲聞及佛土等無不證知，於現在佛、菩薩、聲聞及佛土等無不證知，於十方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所說法、菩薩、聲聞、佛土等事無不證知。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能於六種波羅蜜多，勇猛精進常求不息，彼於六種波羅蜜多，為有得時、不得時不？」

佛告舍利子：「彼菩薩摩訶薩常於六種波羅蜜多，勇猛精進欣求不息，一切時得無不得時。何以故？舍利子！彼菩薩摩訶薩常於六種波羅蜜多，勇猛精進欣求不息，諸佛菩薩常護念故。」

舍利子言：「世尊！彼菩薩摩訶薩若不得六波羅蜜多相應經時，如何可說彼得此六波羅蜜多？」

佛告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常於此六波羅蜜多，勇猛信求不顧身命，有時不得此相應經，無有是處！何以故？舍利子！彼菩薩摩訶薩為求無上正等菩提，示現勸導讚勵慶喜諸有情類，令於此六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受持、讀誦、思惟、修學，由此善根隨所生處，常得此六波羅蜜多相應契經，受持、讀誦、勇猛精進、如教修行，成熟有情、嚴淨佛土，未證無上正等菩提於其中間嘗無暫廢。」

### 第三分魔事品第十四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佛已讚說為證無上正等菩提勇猛正勤，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菩薩功德，云何應知彼諸菩薩發趣無上正等菩提修諸行時留難魔事？」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樂說法要，辯久乃生，當知是為菩薩魔事。」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何緣菩薩樂說法要，辯久乃生，說為魔事？」

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由此因緣所修般若乃至布施波羅蜜多難得圓滿故，說彼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樂說法要，辯乃卒生，當知是為菩薩魔事。」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何緣菩薩樂說法要，辯乃卒生，說為魔事？」

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樂說法要，辯才卒起，廢所修行，故是魔事。」

「復次，善現！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頻申欠咷、無緣戲笑、互相輕凌、身心躁擾、文句倒錯、迷惑義理、不得滋味、橫事卒起，書寫不終，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受持、讀誦、思惟、修習、說聽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頻申欠咷、無緣戲笑、互相輕凌、身心躁擾、文句倒錯、迷惑義理、不得滋味、橫事卒起，所作不成，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何因緣故，有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忽作是念：『我於此經不得滋味，何用勤苦聽此經為？』作是念已即便捨去，受持、讀誦、思惟、修習、書寫、演說亦復如是。」

佛告善現：「是菩薩乘善男子等，於過去世未久修行布施等六波羅蜜多，故於此經不得滋味，心不愛樂即便棄捨。」

「復次，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若作是念：『我等於此不得受記，何用聽為？』心不清淨便從座起，厭捨而去無

顧戀心，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何緣於此甚深經中，不授彼記，而令彼類無顧戀心厭捨而去？」

佛告善現：「菩薩未入正性離生，不應授彼大菩提記，若授彼記增彼嬌逸，有損無益故不為記。」

「復次，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若作是念：『此中不說我等名字，何用聽為？』心不清淨便從座起，厭捨而去無顧戀心，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何緣於此甚深經中，不記說彼菩薩名字？」佛告善現：「菩薩未受大菩提記，法爾不應記說名字。」

「復次，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若作是念：『此中不說我等生處城邑聚落，何用聽為？』心不清淨便從座起，厭捨而去無顧戀心，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何緣於此甚深經中，不記說彼菩薩生處城邑聚落？」佛告善現：「若未記彼菩薩名字，不應說其生處差別。」

「復次，善現！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心不清淨而捨去者，隨彼所起不清淨心，厭捨此經舉步多少，便減爾許劫數功德，獲爾許劫障菩提罪，受彼罪已更爾許時，發勤精進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修諸菩薩難行苦行方可復本。是故菩薩若欲速證無上菩提，不應厭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棄捨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求學餘經，當知是為菩薩魔事。何以故？是菩薩乘善男子等，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攀枝葉諸餘經典，終不能得佛菩提故。」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何等餘經猶如枝葉，不能引發一切智智？」

佛告善現：「若說二乘相應之法，謂四念住，廣說乃至八聖道支、三解脫門、四諦智等。善男子等於中修學，但得預流、一來、不還、

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不得無上正等菩提，是名餘經猶如枝葉，不能引發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定能引發一切智智，有大勢用猶如樹根。是菩薩乘善男子等，棄捨般若波羅蜜多求學餘經，定不能得一切智智。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菩薩摩訶薩眾世、出世間一切功德，諸餘經典無斯用故。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即為修學一切菩薩摩訶薩眾世、出世間功德珍寶。

「復次，善現！如有餓狗棄其主食，反從僕使而求覓之，於當來世有住大乘善男子等，棄捨一切佛法根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其狀亦爾，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欲求香象，得此象已捨而求跡。於意云何？彼人黠不？」善現答言：「彼人非黠。」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住大乘善男子等，棄捨一切佛法根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其狀亦爾，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欲見大海，既至海岸反觀牛跡，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廣豈及此耶？』於意云何？彼人黠不？」善現答言：「彼人非黠。」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住大乘善男子等，棄捨一切佛法根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其狀亦爾，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如有巧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帝釋殊勝殿量，見彼殿已而反規模日月宮殿。於意云何？如是巧匠或彼弟子，能造大殿量如帝釋殊勝殿不？」

善現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彼人黠不？」善現答言：「彼人非黠，是愚癡類。」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住大乘善男子等，欲趣無上正等菩提，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其狀亦爾，彼必不得無上菩提，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欲見輪王，見已不識捨至餘處，見小國王觀其形相作如是念：『轉輪聖王形相威德與此何異？』於意云何？彼人黠不？」善現答言：「彼人非黠。」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住大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欲趣無上正等菩提，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言：『此經典與彼何異？何用彼為？』彼由此緣定不能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如有飢人得百味美食，棄而求噉六十日穀飯。於意云何？彼人黠不？」善現答言：「彼人非黠。」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住大乘善男子等，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於中欲覓一切智智，徒設劬勞終不能得。於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現答言：「彼人非黠。」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如有貧人得無價寶，棄而翻取迦遮末尼。於意云何？彼人黠不？」善現答言：「彼人非黠。」

佛告善現：「於當來世有住大乘善男子等，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於中欲覓一切智智，徒設劬勞終不能得。於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現答言：「彼人非黠。」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眾辯卒起，樂說種種差別法門，令所書經不得究竟，當知是為菩薩魔事。何謂眾辯？謂樂說色、聲、香、味、觸，樂說六種波羅蜜多，樂說欲界、色無色界，樂說受持、讀誦功德，樂說看病修餘福業，樂說念住乃至道支，樂說一切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樂說內空乃至無上正等菩提，當知皆是菩薩魔事。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樂說法

相都不可得，無尋伺故，難思議故，無思慮故，無生滅故，無染淨故，無定亂故，離名言故，不可說故，不可得故。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如前所說法皆無所有都不可得。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如是諸法擾亂其心令不究竟，是故說為菩薩魔事。」

時，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書寫不？」

佛告善現：「不可書寫。所以者何？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般若等六波羅蜜多皆無自性都不可得，廣說乃至一切相智亦無自性都不可得。善現當知！諸法自性皆無所有都不可得即是無性，如是無性即深般若波羅蜜多。非無性法能書無性，是故我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書寫。善現當知！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於般若波羅蜜多起無性想，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若住大乘善男子等，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作如是念：『我以文字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彼依文字執著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何以故？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一切般若乃至布施波羅蜜多皆無文字，色乃至識亦無文字，廣說乃至一切相智亦無文字，是故不應執有文字能書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若住大乘善男子等作如是執：『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一切般若乃至布施波羅蜜多皆無文字，色乃至識亦無文字，廣說乃至一切相智亦無文字。』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若念國土，若念城邑，若念王都，若念方處，若念親教，若念軌範，若念同學，若念知友，若念父母，若念妻子，若念兄弟，若念姊妹，若念親戚，若念朋侶，若念國王，若念大臣，若念盜賊，若念猛獸，若念惡人，若念惡鬼，若念眾集，若念遊戲，若念報怨，若念報恩，若念諸餘所作事業，當知皆是菩薩魔事。魔以此事擾惱菩薩，令所作事不成辦故。

「復次，善現！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得大名利供養恭敬，所謂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及餘資財，彼著此事廢所作業，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有諸惡魔執持種種世俗書論，或復二乘相應經典，詐現親友授與菩薩，此中廣說世俗勝事，或復廣說諸蘊、處、界、諦實、緣起、三十七種菩提分法、三解脫門、四靜慮等，言是經典義味深奧，應勤修學捨所習經。此住大乘善男子等方便善巧，不應受著惡魔所授世俗書論或復二乘相應經典。所以者何？世俗書論、二乘經典不能引發一切智智，非趣無上正等菩提無倒方便，乃於無上正等菩提極為障礙。善現當知！我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廣說菩薩摩訶薩道善巧方便，若於此中精勤修學，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若住大乘善男子等，無方便善巧故棄深般若波羅蜜多，受學惡魔世俗書論、二乘經典，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樂聽、樂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著樂懈怠不欲為說，亦不施與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心不著樂亦不懈怠，樂說、樂施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勸勵書寫、受持、讀誦、修習，能聽法者懈怠著樂，不欲聽受乃至修習，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樂聽、樂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欲往他方不獲教授，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樂說、樂施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勸勵書寫、受持、讀誦、修習，能聽法者欲往他方不獲聽受，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具大惡欲，愛重名利、衣服、飲食、臥

具、醫藥及餘資財、供養恭敬心無厭足，能聽法者少欲喜足修遠離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厭怖利養恭敬名譽，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少欲喜足修遠離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厭怖利養恭敬名譽，能聽法者具大惡欲，愛重名利、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資財、供養恭敬心無厭足，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受行十二杜多功德，謂住阿練若處乃至但畜三衣，能聽法者不受行十二杜多功德，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受行十二杜多功德，能說法者不受行十二杜多功德，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有信、有戒、樂為他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勸勵書寫、受持、讀誦、修習，能聽法者無信、無戒、不樂聽受，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有信、有戒、樂聽、樂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無信、無戒、不欲教授，兩不和合，不獲說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心無慳惜一切能捨，能聽法者心有慳惜不能捨施，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心無慳惜一切能捨，能說法者心有慳惜不能捨施，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欲求供養能說法者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資財，能說法者不樂受用，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求供給能聽法者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資具，能聽法者不樂受用，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成就開智不樂廣說，能聽法者成就演智不樂略說，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成就開智不樂廣說，能說法者成就演智不樂略說，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專樂廣知十二分教次第法義，所謂契經乃至論議，能聽法者不樂廣知十二分教次第法義，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專樂廣知十二分教次第法義，能說法者不樂廣知十二分教次第法義，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成就六種波羅蜜多，又於六種波羅蜜多有方便善巧，能聽法者無如是德，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成就六種波羅蜜多，又於六種波羅蜜多有方便善巧，能說法者無如是德，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已得陀羅尼，能聽法者未得陀羅尼，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已得陀羅尼，能說法者未得陀羅尼，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令恭敬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聽法者不隨其意，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欲得恭敬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不隨其意，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已離慳垢、已離五蓋，能聽法者，未離慳垢、未離五蓋，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已離慳垢、已離五蓋，能說法者未離慳垢、未離五蓋，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住大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若有人來說三惡趣種種苦事，因復告言：

『汝於此身應勤精進，速盡苦際而般涅槃，何用稽留生死大海，受百千種難忍苦事，求趣無上正等菩提？』彼由此言，於所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事不得究竟，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住大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若有人來讚說人趣種種勝事，讚說四大王眾天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諸勝妙事，因而告曰：『雖於欲界受諸欲樂，於色界中受靜慮樂，於無色界受等至樂，而彼皆是無常、苦、空、無我、不淨、變壞之法，謝法、離法、盡法、滅法，汝於此

身何不精進取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或獨覺菩提入般涅槃畢竟安樂，何用久處生死輪迴，無事為他受諸勤苦，求趣無上正等菩提？』彼由此言，於所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事不得究竟，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一身無繫，專修己事不憂他業，能聽法者好領徒眾，樂營他事不憂自業，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一身無繫，專修己事不憂他業，能說法者好領徒眾，樂營他事不憂自業，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不樂喧雜，能聽法者樂處喧雜，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不樂喧雜，能說法者樂處喧雜，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令聽者於我所為悉皆隨助，能聽法者不隨其欲，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於說法者諸有所為悉樂隨助，能說法者不隨其欲，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為名利故欲為他說，復欲令彼書寫、受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聽法者知其所為不欲從受，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為名利故欲請他說，復欲方便書寫、受

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知其所為而不隨請，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危身命處，能聽法者恐失身命不欲隨往，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欲往他方危身命處，能說法者恐失身命不欲共往，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多賊、疾疫、飢渴國土，能聽法者慮彼艱辛不肯隨往，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欲往他方多賊、疾疫、飢渴國土，能說法者慮彼艱辛不肯共往，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安隱、豐樂、無難之處，能聽法者欲隨其去，能說法者方便試言：『汝雖為利欲隨我往，而汝至彼豈必遂心，宜善審思勿後憂悔。』時，聽法者聞已念言：『是彼不欲令我去，相設固隨往豈必聞法？』由此因緣不隨其去，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所經道路曠野險阻，多諸賊難及旃荼羅、惡獸、獵師、毒蛇等怖，能聽法者欲隨其去，能說法者方便試言：『汝今何故無事隨我欲經如是諸險難處，宜善審思勿後憂悔。』能聽法者聞已念言：『彼應不欲令我隨往，設固隨往何必聞法？』由此因緣不隨其去，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多有施主數相追隨，聽法者來請說般若波羅蜜多，或請書寫、受持、讀誦、如說修行，彼多緣礙無暇教授，能聽法者起嫌恨心，後雖教授而不聽受，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苾芻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不得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云何惡魔作苾芻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不得書寫乃至演說？」

佛告善現：「有諸惡魔作苾芻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其毀厭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作是言：『汝所習誦無相經典非真般若波羅蜜多，我所習誦有相經典是真般若波羅蜜多。』作是語時，有諸菩薩未得授記，便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於般若波羅蜜多而生毀厭，由毀厭故遂不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苾芻像，至菩薩所語菩薩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唯證實際得預流果乃至或得獨覺菩提，終不能證無上佛果，何緣於此唐設劬勞？』菩薩既聞，便不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諸魔事，菩薩應覺而遠離之。」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何等名為諸惡魔事，令菩薩覺而遠離之？」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有相似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波羅蜜多諸惡魔事，多有相似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空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無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無性空、無性自性空諸惡魔事，多有相似真如、法界廣說乃至不思議界諸惡魔事，菩薩應覺而遠離之。」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有魔事而作留難，

謂有惡魔作苾芻像，至菩薩所宣說二乘相應之法，謂菩薩言：『此是如來真實所說，學此法者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復有惡魔作苾芻像，至菩薩所宣說二乘四念住等，謂菩薩言：『且依此法精勤修學，取預流果，廣說乃至獨覺菩提，遠離一切生老病死，何用無上正等菩提？』是為般若波羅蜜多諸惡魔事，菩薩應覺當遠離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佛形像，身真金色，常光一尋，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圓滿莊嚴，至菩薩所，菩薩見之深生愛著，由斯退減一切智智，不獲聽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苾芻像，威儀庠序形貌端嚴，至菩薩所，菩薩見之深生愛著，由斯退減一切智智，不獲聽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化作佛像，苾芻圍繞宣說法要，至菩薩所，菩薩見之深生愛著，便作是念：『願我未來亦當如是。』由斯退減一切智智，不獲聽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菩薩像，若百若干乃至無量，或行布施波羅蜜多，或行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菩薩見之深生染著，由斯退減一切智智，不獲聽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何以故？善現！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教中，色無所有，受、想、行、識亦無所有，廣說乃至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無所有，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無所有。若於是處色無所有，廣說乃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無所有，則於是處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摩訶薩眾、獨覺、聲聞、諸異生類亦無所有。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復次，善現！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聽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多有留難違害事起，

令薄福人事不成就。如贍部洲有諸珍寶，謂吠琉璃乃至金等，多有盜賊違害留難，諸薄福人求不能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價神珠亦復如是，諸薄福者聽問等時，多有惡魔為作留難。」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贍部洲吠琉璃等種種珍寶多有留難，諸薄福人求不能得。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少福德故，聽問等時多諸留難，雖有樂欲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癡者為魔所使，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聽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為作留難。世尊！彼愚癡者覺慧微昧，不能思議廣大佛法，自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聽問、演說，復樂障他書寫等事。」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有愚癡人為魔所使，未種善根福慧薄劣，未於佛所發弘誓願，未為善友之所攝受，自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聽問乃至演說，新學大乘善男子等聽問、書寫乃至演說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為作留難。於當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福慧薄劣善根微少，於諸如來廣大功德心不欣樂，自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聽問乃至演說，復樂障他聽問等事，當知此輩獲無量罪。」

「復次，善現！有住大乘善男子等聽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多有魔事為作留難，令聽問等皆不能成，由此不能圓滿般若乃至布施波羅蜜多，廣說乃至不能圓滿一切相智。有住大乘善男子等聽問、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若無魔事，復能圓滿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波羅蜜多，乃至圓滿一切相智，當知皆是如來神力慈悲護念，亦是十方一切世界現在如來，及不退轉諸菩薩眾神力加護，令惡魔軍不能障礙聽問等事令不得成，亦是彼人自善根力。」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一十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 第三分現世間品第十五之一

「復次，善現！如有女人生育諸子，或五、或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若百、若干，其母得病，諸子各別勤求醫療，作是念言：『云何我母當得病愈，長壽安樂、身無眾苦、心離憂愁？』諸子爾時競設方便，求安樂具覆護母身，勿為蚊虻、蛇蠍、風熱、飢渴等觸之所侵惱，又以種種上妙樂具，恭敬供養而說是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誨示種種世間事業，我等豈得不報母恩！』

「善現！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常以佛眼種種方便，觀察護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我等一切佛法，能示世間諸法實相。十方世界一切如來現說法者，亦以佛眼常觀護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功德，能示世間諸法實相。由此因緣，我等諸佛常以佛眼觀察護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報彼恩不應暫捨。何以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有靜慮乃至布施波羅蜜多，廣說乃至一切相智，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所有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亦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所有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一切預流乃至諸佛，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有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已、正、當得無上菩提，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因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如來有大恩德，是故諸佛常以佛眼種種方便觀察護念。

「善現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聽問、書寫、受持、讀誦、

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常以佛眼觀察護念，令其身心常得安樂，所修善業皆無留難。善現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聽聞、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十方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共護念，令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能示世間諸法實相。世尊！云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能示世間諸法實相？云何諸佛從般若生？云何如來說世間相？」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所有十力廣說乃至一切相智，此等無量無邊功德皆從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長，由得如是諸佛法故說名為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是諸佛功德，由此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亦說諸佛從彼而生。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者，謂能示世間五蘊實相，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亦說世間五蘊實相。」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說示世間五蘊實相？」

佛告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俱不說示色等五蘊，有成有壞、有生有滅、有染有淨、有增有減、有入有出、有過去有未來有現在、有善有不善有無記、有欲界繫有色界繫有無色界繫。所以者何？非空、無相、無願之法有成有壞、有生滅等，非無造作、無生、無滅、無性之法有成有壞、有生滅等。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說示五蘊實相，此五蘊相即是世間，是故世間亦無成、壞、生、滅等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能普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心行差別。然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中，都無有情及無有情施設可得，都無諸色亦無諸色施設可得，都無受、想、行、識亦無受、想、行、識施設可得，廣說乃至都無一切智、道相智、

一切相智亦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施設可得。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說示世間之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示現色廣說乃至一切相智。所以者何？此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中，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尚無所有都不可得，況有諸色廣說乃至一切相智可得示現！」

「復次，善現！一切有情施設言說，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若此世界、若餘十方一切世界，是諸有情若略心、若散心，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皆如實知。」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略心、散心？」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法性故，如實知彼諸有情類略心、散心。」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法性故，如實知彼諸有情類略心、散心？」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法性中法性尚無所有都不可得，況有有情略心、散心而可得者！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法性故，如實知彼諸有情類略心、散心。」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由盡故、離染故、滅故、斷故、寂靜故、遠離故，如實知彼諸有情類略心、散心。」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由盡故、離染故、滅故、斷故、寂靜故、遠離故，如實知彼諸有情類略心、散心？」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盡、離染、滅、斷、寂靜、遠離中，盡等性尚無所有都不可得，況有有情略心、散心而可得者！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由盡、離染、滅、斷、寂靜、遠離故，如實知彼諸有情類略心、散心。」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有貪心、離貪心，有瞋心、離瞋心，有癡心、離癡心。」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有貪心、離貪心，有瞋心、離瞋心，有癡心、離癡心？」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有貪、瞋、癡心如實性，非有貪、瞋、癡心，非離貪、瞋、癡心。所以者何？如實性中，心、心所法尚無所有都不可得，況有有貪、瞋、癡心，離貪、瞋、癡心而可得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離貪、瞋、癡心如實性非離貪、瞋、癡心，非有貪、瞋、癡心。所以者何？如實性中，心、心所法尚無所有都不可得，況有離貪、瞋、癡心，有貪、瞋、癡心而可得者！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有貪心、離貪心，有瞋心、離瞋心，有癡心、離癡心。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有貪、瞋、癡心非有貪、瞋、癡心，非離貪、瞋、癡心。何以故？如是二心不和合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離貪、瞋、癡心，非離貪、瞋、癡心，非有貪、瞋、癡心。何以故？如是二心不和合故。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有貪心、離貪心，有瞋心、離瞋心，有癡心、離癡心。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廣心。」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廣心？」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廣心，非廣非狹、非增非減、非去非來。所以者何？心之自性畢竟離故，都無所有竟不可得，誰廣、誰狹？誰增、誰減？誰去、

誰來？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廣心。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大心。」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大心？」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大心，非大非小、非去非來、非生非滅、非住非異、非染非淨。所以者何？心之自性畢竟離故，都無所有竟不可得，誰大、誰小？誰去、誰來？誰生、誰滅？誰住、誰異？誰染、誰淨？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大心。」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量心。」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量心？」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量心，非有量非無量、非住非不住、非去非不去。所以者何？心之自性畢竟離故無漏無依，如何可說有量無量、有住不住、有去不去？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量心。」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見、無對心。」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見、無對心？」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見、無對心皆無心相。所以者何？以一切心自相空故。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

見、無對心。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色不可見心。」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色不可見心？」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色不可見心諸佛五眼皆不能見。所以者何？以一切心自性空故。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所有無色不可見心。」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心、心所法，若出若沒、若屈若申。」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心、心所法，若出若沒、若屈若申？」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出沒屈申心、心所法，皆依色、受、想、行、識生。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心、心所法，若出若沒、若屈若申，謂諸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出沒屈申心、心所法，依色乃至識執我及世間或常或無常、或亦常亦無常、或非常非無常，此是諦實餘皆愚妄；依色乃至識執我及世間或有邊或無邊、或亦有邊亦無邊、或非有邊非無邊，此是諦實餘皆愚妄；依色乃至識執如來死後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諦實餘皆愚妄；依色乃至識執命者或即身或異身，此是諦實餘皆愚妄。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彼諸有情類心、心所法，若出若沒、若屈若申。」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色、受、想、行、識。」

「世尊！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色、

受、想、行、識？」

「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色、受、想、行、識皆如真如無變異、無分別、無相狀、無驚覺、無戲論、無所得。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色、受、想、行、識，亦如實知諸有情類出沒屈申心、心所法皆如真如無變異、無分別、無相狀、無驚覺、無戲論、無所得。

「善現當知！諸有情類出沒屈申心、心所法真如即五蘊真如，五蘊真如即十二處真如，十二處真如即十八界真如，十八界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六波羅蜜多真如，六波羅蜜多真如即三十七菩提分法真如，三十七菩提分法真如即十六空真如，十六空真如即八解脫真如，八解脫真如即九次第定真如，九次第定真如即三解脫門真如，三解脫門真如即如來十力真如，如來十力真如即四無所畏真如，四無所畏真如即四無礙解真如，四無礙解真如即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真如，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真如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十八佛不共法真如即一切智真如，一切智真如即道相智真如，道相智真如即一切相智真如，一切相智真如即善、不善、無記法真如，善、不善、無記法真如即世間、出世間法真如，世間、出世間法真如即有漏、無漏法真如，有漏、無漏法真如即有罪、無罪法真如，有罪、無罪法真如即雜染、清淨法真如，雜染、清淨法真如即有為、無為法真如，有為、無為法真如即三世真如，三世真如即三界真如，三界真如即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真如，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真如即獨覺菩提真如，獨覺菩提真如即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真如，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真如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

「善現當知！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若一切有情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不相離。不相離故，無盡、無二，不可分別。

「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證一切

法真如究竟，乃得無上正等菩提。由此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是諸佛母，能示諸佛世間實相。

「善現當知！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覺諸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由如實覺真如相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證諸法真如實相，極為甚深難見難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用諸法真如實相，顯示分別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甚深甚妙誰能信解？唯有不退位菩薩摩訶薩，及具正見漏盡阿羅漢，聞佛說此甚深真如能生信解，如來為彼依自所證真如之相顯示分別。」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所以者何？真如無盡是故甚深，唯有如來現等正覺無盡真如。」

「世尊！佛由誰證無盡真如？」

「善現！佛由真如能證如是無盡真如。」

「世尊！如來證誰無盡真如？」

「善現！證一切法無盡真如。」

「世尊！諸法真如何故無盡？」

「善現！以一切法皆無盡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證得一切法無盡真如故，獲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顯示分別一切法真如相，由此故名如實說者。」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欲界、色界天子，各以種種天妙花香，遙散世尊而為供養，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俱白佛言：「如來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何為相？」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天子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空、無相、無願為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無造作、無生無滅、無染無淨、無性無相、非斷非常、非一非異、無來無去、虛空為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如是等無量諸相。天子當知！如是諸相，一切如來、應、正

等覺依世俗說，不依勝義。

「天子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諸相，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壞。何以故？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亦是相故。天子當知！諸相不能破壞諸相，諸相不能了知諸相，諸相不能破壞無相，諸相不能了知無相，無相不能破壞諸相，無相不能了知諸相，無相不能破壞無相，無相不能了知無相。何以故？若相、若無相、若相無相皆無所有，能破、能知、所破、所知、破者、知者皆不可得故。」

「天子當知！如是諸相，非色所作，非受、想、行、識所作，廣說乃至非一切智所作，非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作。天子當知！如是諸相非天所作、非非天所作、非人所作、非非人所作、非有漏、非無漏、非世間、非出世間、非有為、非無為，無所繫屬不可宣說。」

「天子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眾相，不應問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何為相。汝諸天子！於意云何？設有問言虛空何相，如是發問為正問不？」諸天子曰：「不也！世尊！何以故？虛空無體、無相、無為，不應問故。」

佛告天子：「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不應為問。然諸法相有佛無佛，法界法爾，佛於此相如實覺知，故名如來、應、正等覺。」

時，諸天子復白佛言：「如來所覺如是諸相，極為甚深，難見難覺。如來現覺如是相故，於一切法無礙智轉。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住如是相，分別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諸有情集諸法相，方便開示，令於般若波羅蜜多得無礙智。」

「希有！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如來、應、正等覺常所行處。一切如來、應、正等覺行是處故，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分別開示一切法相，所謂分別開示色相，分別開示受、想、行、識相，廣說乃至分別開示一切智相，分別開示道相智、一切相智相。」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子當知！一切法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所謂：變礙是色相，領納是受相，取像是

想相，造作是行相，了別是識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苦惱聚是蘊相，生長門是處相，多毒害是界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能惠捨是布施相，無熱惱是淨戒相，不忿恚是安忍相，不可伏是精進相，無散亂是靜慮相，無執著是般若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無所有是內空等相，不顛倒是真如等相，不虛妄是四聖諦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無擾惱是四靜慮相，無限礙是四無量相，無喧雜是四無色定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無繫縛是八解脫相，不散亂是九次第定相，能出離是三十七菩提分法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能遠離是空解脫門相，無取著是無相解脫門相，厭眾苦是無願解脫門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攝淨位是三乘十地相，趣大覺是菩薩十地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能觀照是五眼相，無滯礙是六神通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難屈伏是如來十力相，無怯懼是四無所畏相，無斷絕是四無礙解相，與利樂是大慈相，拔衰苦是大悲相，慶善事是大喜相，棄喧雜是大捨相，不可奪是十八佛不共法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能嚴飾是相好相，能憶念是無忘失法相，無所執是恒住捨性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遍攝持是一切陀羅尼門相，遍攝受是一切三摩地門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善受教是聲聞乘果相，自開悟是獨覺菩提相，趣大果是菩薩摩訶薩行相，具大用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現正等覺是一切智相，極善通達是道相智相，現等別覺是一切相智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

「天子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於如是等一切法相，皆能如實覺為無相。由此因緣，我說諸佛得無礙智無與等者。」

爾時，佛告具壽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佛母，能示世間諸法實相，是故如來、應、正等覺依法而住，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所依住法，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能與諸佛作所依處，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是知恩者、能報恩者，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

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云何如來、應、正等覺知恩報恩？」

佛告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乘如是乘行如是道，來至無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於一切時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是乘是道曾無暫廢，此乘此道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如來、應、正等覺知恩報恩。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有相及無相法，皆現等覺無實作用，以能作者無所有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有相及無相法，皆現等覺無所成辦，以諸形質不可得故。善現當知！以諸如來、應、正等覺知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現等覺相、無相法皆無作用，無所成辦，於一切時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曾無間斷，故名真實知恩報恩。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作、無成、無生智轉，復能知此無轉因緣。是故，應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亦能如實示世間相。」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來常說一切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如何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是諸佛母，亦能如實示世間相？」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一切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依世俗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是諸佛母，亦能如實示世間相。」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諸法無生、無起、無知、無見？」

佛告善現：「以一切法空無所有，皆不自在、虛誑不堅故，一切法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復次，善現！一切法性無所依止，無所

繫屬，由此因緣，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能生佛，示世間相，而無所生亦無所示。

「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故名示色相，不見受、想、行、識故名示受、想、行、識相，廣說乃至不見一切智故名示一切智相，不見道相智、一切相智故名示道相智、一切相智相。善現當知！由如是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能生諸佛，名諸佛母。」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故名示色相，不見受、想、行、識故名示受、想、行、識相，廣說乃至不見一切智故名示一切智相，不見道相智、一切相智故名示道相智、一切相智相？」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不緣色而生於識，是為不見色故名示色相，廣說乃至由不緣一切相智而生於識，是為不見一切相智故名示一切相智相。善現當知！由如是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能生諸佛，名諸佛母。」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為諸佛顯世間空，故名佛母，能示諸佛世間實相。」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能為諸佛顯世間空？」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為諸佛顯五蘊世間空，顯十二處世間空，顯十八界世間空，顯六觸世間空，顯六受世間空，顯六界世間空，顯四緣世間空，顯十二支緣起世間空，顯我見為根本六十二見世間空，顯十善業道世間空，顯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世間空，顯六波羅蜜多世間空，顯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世間空，顯苦、集、滅、道世間空，顯三十七菩提分法世間空，顯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世間空，顯空、無相、無願解脫門世間空，顯三乘十地世間空，顯菩薩十地世間空，顯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世間空，顯五眼、六神通世間空，顯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十八佛不

共法世間空，顯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世間空，顯三十二大土相、八十隨好世間空，顯無忘失法、恒住捨性世間空，顯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世間空，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世間空，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世間空。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為諸佛顯世間空，故名佛母，能示諸佛世間實相。

「復次，善現！佛因般若波羅蜜多，能為世間顯色世間空，乃至顯一切相智世間空，令諸世間受世間空、想世間空、思世間空、識世間空。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為諸佛顯世間空，故名佛母，能示諸佛世間實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空相。云何示諸佛世間空相？謂令如來、應、正等覺見色世間空，乃至見一切相智世間空。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空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不可思議相。云何示諸佛世間不可思議相？謂示如來、應、正等覺色世間不可思議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間不可思議相。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不可思議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遠離相。云何能示諸佛世間遠離相？謂示如來、應、正等覺色世間遠離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間遠離相。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遠離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寂靜相。云何能示諸佛世間寂靜相？謂示如來、應、正等覺色世間寂靜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間寂靜相。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寂靜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畢竟空相。云何能示諸佛世間畢竟空相？謂示如來、應、正等覺色世間畢竟空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間畢竟空相。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

諸佛世間畢竟空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無性空相。云何能示諸佛世間無性空相？謂示如來、應、正等覺色世間無性空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間無性空相。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無性空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自性空相。云何能示諸佛世間自性空相？謂示如來、應、正等覺色世間自性空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間自性空相。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自性空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無性自性空相。云何能示諸佛世間無性自性空相？謂示如來、應、正等覺色世間無性自性空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間無性自性空相。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無性自性空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純空相。云何能示諸佛世間純空相？謂示如來、應、正等覺色世間純空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間純空相。如是，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純空相。

「善現當知！由如是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實相。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相者，謂令不起此世間想、他世間想。所以者何？以實無法可起此世、他世想故。」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一十